

蘇聯宣傳鼓動叢書

# 論政治鼓動

著 加 里 寧  
譯 林 舒

大連華書屋印行

1 9 4 9



116  
D751.20  
3

蘇聯宣傳鼓動叢書

論政治鼓動

加里寧  
著 林譯



大連新華書店發行

1949.8.



3 2168 3590 4

## 編輯部底話

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國家底最傑出的活動家米海伊·伊萬諾維赤·加里寧，是我國最有威望的宣傳家和鼓動家。

M·II·加里寧在自己的文章和演說中，非常注意宣傳和鼓動工作。他教導黨的工人和鼓動者政治鼓動底藝術；教導他們如何接近人民；如何使布爾什維克底真理深入每個人底心中。

編入這本小冊子裡的，祇是M·II·加里寧關於布爾什維克鼓動的幾篇演說。

這本小冊子裡的材料是按年代依次編排的，包括一九四二——一九四四年這一時期。

## 目 錄

- 一 黨的群衆工作底幾個問題.....一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在莫斯科城各企業黨務工作者會議上的講演
- 二 前線鼓動工作底幾個問題.....一九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在西方戰線對空防禦部隊和  
莫斯科衛戍部隊底鼓動工作者會議上演說詞底速記原稿紀要
- 三 前線鼓動工作者底話.....二九  
——一九四三年四月與前線鼓動工作者的談話速記原稿紀要
- 四 統一的戰鬥家庭.....三六  
——一九四三年八月四日與在前線  
非俄國民族戰士中工作的鼓動工作者的談話速記原稿紀要
- 五 關於宣傳鼓動的幾句話.....四六——五九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二日在『黨的建設』編輯部  
所召集的莫斯科市黨組織底書記聯會議上的講演

## 一 黨的群眾工作底幾個問題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在莫斯科講壇

各企業黨務工作者會議上的講演——

同志們！我不打算向你們作指導性的報告，我只提到幾個黨的群眾工作問題。

我們常聽到許多關於黨的群眾工作的談話。大家都在談論它，但如果稍微深入地追究一下，我們便可看到，許多人對這個問題都沒有足夠明確、確實和具體的了解。在現代戰爭最複雜的條件下，我所指的，特別是當成千成萬新的工作人員被提拔到各企業、各機關黨組織底領導崗位上，成爲宣傳和鼓動工作者的時候，擺在他們面前的任務，便是在提出和進行群眾政治工作時，如何靈活地運用我黨最寶貴的經驗。

什麼叫做黨的群眾工作？什麼叫做與群眾聯繫？這是我們在政治工作中必須特別珍視的。

應當指出，與群眾聯繫是會有多種多樣的。

比如說，交往甚廣、相互登門拜訪，既然登門拜訪，當然可以或多或少知道點工廠裡、工人中間、機關裡的情形。這也是與人們的聯系。

與工人拉拉扯扯。比如說，走來一個車間黨的組織工作者或職工會的組織工作者，他可以拍着工人底肩膀說話，甚至可以叫出工人底名字。可是他不能解決問題，不去喚起工人注意工作上的缺點。而這樣的黨委書記或組織工作者，有時却可以得到這樣的讚許：『你看他與群眾多麼接近，他能拍着工人的肩膀講話，並且還說伊萬·彼德羅維奇，小伙子真行』。

拖在群眾後邊做尾巴——這也叫與群眾『聯系』。別人向你東一點西一滴的訴苦，而你也隨聲附和，和他一起痛哭流涕。別人向你發牢騷，而你却附和着說：『是的，沒有電燈，冷的很，的確食品有點少』。在企業或機關裡發生了某種缺陷，而你却袖手旁觀並且附和着說：『噫，見鬼，這是什麼官僚主義者，你看他們弄到何種毫無出路的地步；』這樣便有人聽你的話，甚至在最初可能還有人喜歡你的話。

但是我們布爾什維克所想的是這樣的與群眾聯系嗎？當然不是。跟着那些一時被個別落後份子所迷惑的群眾走——這是孟什維克路線。我們布爾什維克的路線——是引導群眾，不是包辦代替他們，而是引導着他們跟着覺悟的先鋒隊前進。

那麼應該如何引導群眾呢？

在回答這一個問題之前，我向你們提出另一個問題：誰能够引導群眾？共產黨員均應引導群眾。共產黨引導群眾而且引導得不壞。爲了證明這一點，可以舉出無數例證。第一個例子便是戰爭。雖然在戰爭底頭幾個月，主要由於敵人的突然襲擊而遭致失利；但可以大膽地說，人民連一分鐘也沒有動搖過自己對政府，因而也就是對黨的信心。這是事實。

在座的都是黨的領導者。不管你們是否願意，就地位來說，你們是群眾底首領。怎麼能不是這樣呢，一個黨委書記，如果人民在他身上感覺不出政治領導者的氣味，那還算什麼黨委書記呢！黨委書記——這是企業、機關和區裡的最負責任的人。

一個黨組織底書記，如果想要在群眾中樹立實際影響，要使群眾聽從他，要使他們信任他，那需要具備什麼條件呢？不言而喻，黨的領導者、宣傳者、鼓動工作者應當是有思想的，無限忠於共產黨的人。他應當，那怕是概括地了解我黨歷史和懂得我們黨向工人階級向人民所提出的任務。黨的領導者、宣傳工作者，在自己的政治開展水平上說，應當不次於別人，他不妨具備一定的文化修養。黨的工作者究竟應當如何接近群眾呢？

第一、就我個人多年的經驗來看，是要求黨的領導者不驕傲不自大。假使你在和工人或者普通黨員談話的時候，即令是以某種表情、腔調、某一句偶然的話語表示出你自

以爲比他們聰明一些，比他們知道的多一些，那你就垮台了。工人，一般的說來，就是一個普通人都不喜歡那種把自己抬得很高的人，因此他便不願意聽從他，而在適當的時機他會硬硬地碰他們一下的。所以，共產黨員首先不應驕傲自大，並且不應忘記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召開的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會議上所說的話：『因此，我們黨和政府底領導者不僅應當教導工人而且應向他們學習。如果說你們，在座的諸位在這裡，在這次會議上、向我們政府底領導者或多或少學到了一點東西，那我不打算否認這點。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我們，政府底領導者從你們、從斯達漢諾夫者、從這次會議底參加者方面學到了許多東西，因此實在感謝你們，同志們，感謝教益，多謝你們！』

那麼我們可得出結論說，鼓動者應當是很謙遜的；特別是有着黨的行政權力的黨組織底書記應具備這一品質。如果他想得到工人底愛戴，他便應在自己身上培養謙遜底品質、不驕傲。我說的對嗎？（喊聲：『對啊，對啊！』）誰願意成爲領導者，就應當這樣學。

第二、假使一個宣傳工作者，一個領導者，在和群眾接近的時候，充滿了教訓口吻，那是不行的。你們大概自己也可看得出來，當一個鼓動工作者僅僅知道他所說的：應當如此這般，我們應當並且必須如何等等——那時人們便像都不願停下來聽這樣的鼓動工作者說話似的。當我寫文章時，隨着思想的發展應該指出『應做什麼』的時候，我



自己像是忌諱這個似的，於是我便竭力去掉這種公式。當你用商討、分析的方法，用證明這一措施或那一措施之必要性的方法去表達自己的思想、講話、號召的時候，便會完全是另一個樣子。要知道完全可以用商量似的態度向聽衆講話：『如果這樣做的話，你們以爲如何』，『我覺得這樣解決問題較好』，『在那樣的情況下，那我便如此這般地做了』。要是這樣的話，聽衆的態度又是另外一樣。

剛才我們所說的是指在小型會議上，在生產座談會上和進行談話時的發言。顯然，在上千人的羣衆大會上，講演底形式又是另一個樣子了：那時每一句話都應簡短、有嚴格的選擇，那時很難採用對話形式。在我們的日常工作中，往往需要引起工人自己去討論、交談，而這種形式——『你們認爲怎麼樣，你們以爲如何』——將更加得到歡迎。把人們發動起來，號召他們去交換意見，以便使他們把自己的意見全都講出來。要是這樣的話，會議會開的很熱烈，工人們會很自願地講話，因而會議所得的益處也會更大。要不然，有時會像從前禱告似的，鼓動者是鼓動者，聽衆是聽衆；坐够了規定的時間便散會。

不要駭怕離開自己的講演或談話計劃。在你談到生產和戰爭的問題時，突然想起另外一個問題，而聽衆亦感到興趣，——那沒有關係，不必繞過這一問題。既然打動了人們並引起他們的興趣，那麼他們就會全部聽下去，而你也便能夠討論所預定的題目。

最主要的——是你們任何時候都不要迴避那些尖銳問題底提出，而一些演講者往往犯這個毛病。任何時候都不要犯此項毛病，不要避而不答，不要迴避所提出的問題。假如你們不能解答某一問題，那你就直截了當地說：『問題倒很有趣並且很重要，我本很樂意解答，但因沒有準備，這個問題我還沒有思索好，現在很困難回答大家，待我考慮一下，和同志們研究一下再作解答。也許你們中間有人可以解答，誰能够解答這個問題呢？』這便完全是另一回事。而我們有些人有時却喜歡繞過當面的難題，或者解釋得使人們一點也不明白，因而使他們得不到率直的正當的回答。

黨的領導者在待人接物方面，應當是絕對誠懇的。黨組織底書記——這是黨的眼睛。我不知道你們是否充分認識到這點。因此在待人接物上，應把個人的喜好或嫌厭擱在一邊。如果你由於某種原因而對於一些人不大喜歡，那你便應當深藏於內心，切莫使任何人猜透。如果人們發覺你在待人接物上不公平，那就不好了。

要知道有時還有這樣的事，一個中等工人（註）總是默不作聲不顯頭露面，但工作得很好，另一個人雖然工作不好，但常常往黨委、工廠黨委、青年團組織跑，常常顯頭露腳，可是却提拔他。這是不行的。如果黨委書記要想建立威信，他在群眾眼裡應

註：係指先進工人與落後工人之間的工人而言——譯者。

當是純潔的。這不是說，他不能與一定的人們有較親近的個人關係。當然不是的。但是在自己的社會關係中，他應當對一切人都是公正的。他應當這樣行事：『你是我的好朋友，這很好，但假如你不全心對待工作，游蕩、疏忽生產任務，那我對你就比對別人追究的多一些，而且抓得更緊一些。』黨組織底書記就應當如此對待人們。

總起來說，應當使你週圍的人們感覺到你的真實和誠懇。虛偽是掩蓋不過群眾的，因此應竭力避免它。群眾是欺騙不了的，如果人們發現某人是虛偽的，那他們便永遠不再相信他。

假如我們在自己身上培育出這些品質，那就容易進行工作。

現在我們提出一個問題：應當如何對待黨的群眾工作？怎樣進行此項工作？如何向群眾提出問題？一切問題均應按照黨的原則提出，對待一切事情都應按照黨的原則。

就拿認購公債來說吧，很明顯，現時一切人都會用一個月的薪俸來認購。而我作為一個鼓動工作者，那我就會率直地告訴工人們說：『現在就是連月薪較少的人們都有一個月的工資認購公債。你們是知道的，我們國家現時經歷着什麼樣的境遇。我們有大量軍隊，有着巨大的消耗，國家需要資金，而這些資金需要從一定的地方取得；或者是走向通貨膨脹；或者是幫助國家而以公債形式將錢借給國家。只有這樣才能進行戰爭，別的路是沒有的』。人們對這種事可能說：『但是我們生活很困難』。——『其所以因

難，其所以按配給證賣麵包，就是因為戰爭。如果有許多麵包、許多布匹、衣服、鞋襪及其他貨物，那我們就不來發行公債了，那我們就乾脆打開商店大門，把商品充滿商店；——而金錢也就滾滾而來了。發行公債，正是因為錢不夠、日用必需品不夠。因為要生產砲彈、武器；因為商品都用在軍隊和戰爭的需要上。」

商品少，不僅是在我國，在其他國家裡也是沒有商品，特別是在法西斯國家裡或者是被德國法西斯所掠奪的國家裡。這裡須要用一點事實來說明，在這方面我們是毫無罪過的；說明是別人進攻我們；應當闡明希特勒德國戰爭底帝國主義本質。可以直接問工人說：『難道你們願意敵人把我們打垮嗎？』但我知道，你們甚至都駭怕說出這個字眼。要是我的話，如果誰要認購的很少那我就會反覆地問他：『難道你願意叫敵人把我們打敗嗎？』這裡就是兩條道路：或者是我們被打敗；或者是使自己受點緊逼。你們看看列寧格勒人們的例子：他們經歷了多少困難，同時他們如何英勇地堅持下來。就應當這樣地向勞動者提出問題，這才是黨的提法。

我在一個大工廠裡向工人們演說的時候，我就率直地這樣說，國家要求我們多生產少消費；我尖銳地提出了問題並解釋說，並不是我們願意如此，願意使我們的工人、職員吃不飽肚子，而是因為我們現時商品少，前線底需要大，而敵人還在緊逼我們。不要駭怕尖銳地提出問題，只要是對的，是按黨的原則提出的。

如果在工廠裡，人們知道你不喜歡虛偽，不躲避問題，不驕傲，那麼你的話便能夠打動每一個人。否則人們便不信任你而且會說：『我們知道你，你來勸說我們，而你自已却想的是另外一樣，你的一舉一動却不符合你所說的』。也許，當面不會向你這樣說，但在背後，當然會偷偷私議的。

現時黨的宣傳鼓動底任務是什麼呢？是在使群眾在每一個步調上，都覺察到共產黨是沒有什麼自己的特殊利益的，覺察到共產黨是堅持無產階級、全體人民整體底利益的。現在正是這樣的時機。現在整體利益對於個人利益底優勢特別明顯和直覺地表現出來，甚至任何一個受教育很少的人，甚至連小孩子都看得清。任何一個人都可認識到人民底利益重於個人、小集團底利益。

慘酷的戰爭在進行着，法西斯蒂們給人民空前的酷劫。應當告訴人們這個並且問每一個人，他在想什麼，他想怎樣參加共同事業？『這就是整體對你的要求，這就是黨對你的要求。如果我們能打敗敵人，那你便會有一切，如果我們不能打敗敵人，那你自己也要滅亡。但只有在當我們將一切人力、物力投入戰爭的條件下，才能够打敗敵人』。如果這樣在人們的集會上演講並忠誠地闡發所有這些，那我敢保證，即令不是百分之百，也會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自報奮勇去作任何犧牲，只要是爲了打敗敵人。也許會有某個壞人反對；敵人還有，但這是個別的從舊世界殘留下來的反革命者。我們應當教會

人們爲整體底利益而奮不顧身地工作，現時共產黨員底任務就是這些。

我指示一個很重要的現象：現在比和平時期入黨的人要多，在前方要比在後方入黨的人多，在接近前線的地區要比距前線遠的地區入黨的人多。（喊聲：『對啊！』）爲什麼會這樣呢？因爲大家都感到應當加強黨。大家都知道，我們黨是領導者，知道只有強大而有力的黨才能保證人民的勝利。當紅軍戰士看到他將是嚴重的戰鬥參加者時，他便寫入黨申請書，希望以共產黨員的資格進入戰鬥。這是我們黨、蘇維埃國家底偉大力量。群眾很清楚地知道，他們和黨是一條道路。

在法西斯德國有群眾組織。希特勒束縛了他們，壓制並降低了他們，而我們是啓發群眾提高他們底覺悟。

這裡有人說，宣傳工作者和鼓動工作者應去面對個別工人底要求並幫助他們。這並不壞。我應當說，當着能夠給人們以某種幫助並給以幫助時，那是很好的，這是一個人底很好的品質。在這點上，婦女比男人會做得更好。但這裡又應當分別說明個人要求和我們總的任務的聯系。一個人爲了某種事情來了，應當幫助他但同時應當告訴他：『你現在黨組織或職工會幫助你，幫你作事情，但我們希望，當着事情輪到你身上的時候，你不要旁觀，而和大家一塊擔負起共同事業』。在我們全部群眾工作中都應堅守並實現這一路線。

這裡有人談到讀報時說，這有點枯燥。應當承認，往往所進行的不是讀報，而是對工人的一種包辦代替。我認爲推舉固定的讀報員並不經常便利和有益。假使我是工廠黨組織底書記，那我便這樣做：在中午休息的時候來到工人中間並問他們，有沒有願意聽讀報的，當然這樣的人是可以找到的。那時我便會問：『誰願意讀？』我們會讀報的人是很多的，因而願意讀報的人毫無疑問地是可以找到的。那我就會派一個有經驗、有文化的工人到這一堆工人中去，以便從事談話並幫助解釋所讀過的問題。這樣會來的自然些並且容易了解到工人們所感興趣的問題。當然應當派有文化有教養的人。我敢保證，在這種座談的方式下，讀報會進行的比較活躍並能收到效果。

四十多年前，我自己曾是讀報員。在我的秘密小組裡會有十五個人。假如我只是，事情就得不到進展。那時光是讀報只佔十五——二十分鐘，然後便是討論。我問道：『怎麼樣，某點某點明白嗎？』『不，不明白』。『來，我們來搞清楚』。於是開始座談，一點鐘、一點半，時間過去更多了。當我讀的當兒，聽衆還沒有睡覺，因爲他們知道讀完之後要開始討論。所以說，同志們，成爲一個鼓動工作者並不是那麼容易。讀報——這已經差不多是宣傳工作，因此顯很靈活地、深思熟慮地對待這件事情。如果談話者——讀報員不會引起聽衆興趣，而聽衆知道他是你們事先準備好的，那還能得到什麼經驗交換呢？聽衆會把此種讀報當爲小學校的課程，像對待以前的神學

一樣地對待它。

在每一篇報紙上的文章裡都可以抓住某一個問題，以便進行對政治問題的談話。我認爲最好讓工人中間的一個人來讀，如果能輪流讀，那便更好，你們分派去參加各組的工作人員，則讓他們幫助進行談話，解釋不明白的問題。

在這裡聽了同志們底發言之後，並沒有感覺出你們是表現出主動性和提出生產問題。也許，你們太客氣，這是可能的。

除了你們所熟知的共同任務之外，擺在我們面前的是那些生產任務呢？例如，我便做爲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提出，這是收集廢鐵。不說工廠週圍也不說住宅週圍，只就莫斯科省內所散佈的彈片有多少。爲什麼不向莫斯科青年團提出收集這些廢鐵的任務呢？在莫斯科省的田野上、森林中拋棄着被打壞的飛機及其他許多廢金屬。我認爲很容易地便可收集一萬噸以上的廢鐵，這是很謙遜的估計。要知道這會給我們很大的益處。爲此，當然必須進行適當的鼓動工作，向工人們解釋，國家是如何需要鋼鐵，告訴他們收集和交納廢鐵的規則。實在說來，未必需要進行很多的鼓動工作，就這樣都很明顯了，只是你們要善於實際組織這一工作。

我想就菜園問題談一談。這裡發言的同志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涉及到這一問題，而這却是個大問題。鼓動工作者不僅應爲菜園進行鼓動，而且應幫助組織這一事業，注意到



不要白白地浪費人力於集體菜園上，使每一個勞動日都能得到充分價值和包含以充分的生產工作。在這一事業上，黨和職工會的工作人員應與經濟管理人員一塊進行巨大的組織工作。

在這個會議上使我很驚奇的是下邊這一情況。報紙上天天談論斯達漢諾夫運動；而這裡集合着黨組織底書記，其中一些書記幾乎作了關於自己工作的總結報告，可是關於斯達漢諾夫運動却未提及，忘掉了。而我認為忘掉斯達漢諾夫運動，這不是偶然的。報紙上對斯達漢諾夫運動的介紹有時抓不住重心。所公佈的僅僅是百分之千的突擊者，（註）百分之二千的突擊者，試問：你們這樣的人很多麼？正是因為如此，所以你們沒有說到斯達漢諾夫運動，在你們的壁報上，大概也僅僅是說的百分之千的突擊者。

這個問題可分兩方面來談。可以這樣說：難道你們工廠或製造廠的經理、總工程師和整個行政一點都不知道他們的人長期地完成着這樣低微的定額，以致一個聰明的，真誠的人能夠超過他們的百分之一千？顯然人們的工作很不好或者就什麼都沒有幹。要知道假使一個人在工廠裡不加任何調整和革新，便能超過定額百分之一千，那麼這個企業底經理和總工程師需交法庭審判，因為他們的企業是徒費國家資財。我個人在工廠裡當

註：係指完成超過定額十倍的先進工人——譯者。

過二十五年——二十七年的旋盤工，而你們也是由工廠裡來的，因此你們該了解什麼叫做百分之一的突擊者。

只有那在自己工作過程中進行了完備化的改進和技術改革的人，才能算做真正的百分之一的突擊者。比如說，你過去是用手做扣子，後來用機器來做了。當然出品應當擴大許多倍。或者在工作過程中採用了某種新的合理化建議，因而使產量迅速提高。如果在工作過程中沒有合理化的改進，則斯達漢諾夫運動便不可思議。可是關於這點，人們反不談論，這樣的事情反不介紹。

在談到百分之一的突擊者時，必須指出，某某人在某某工廠進行了聰明的合理化建議，因而收到某種生產成果。指出人們如何得到某種效果，這要比無止境地重復『百分之一的突擊者』一語重要的多。並且應該使工廠裡的全體人員都注視着任何一個革新，而且使其推廣於其他車間。如果一個技工、車床工或其他職業的工人成爲合理化建議者，則應該問問：工廠工程師和設計師給了他些什麼幫助？所有這些，都說明我們對於宣傳合理化、採用新技術、開展競賽這一極爲重要的事業的處置上還有多少缺點。如果這樣來登載關於百分之一的突擊者的文章，那便對合理化事業有很大幫助。

那麼主要的是糟糕在什麼地方呢？所糟糕的是在於我們忘記了中等的、普通工人。你們說：假使所有那些現在還完不成定額的工人要都能完成自己的定額，那麼生產能擴

大多少倍？你們說，有經驗的人們？（喊聲：『百分之十——十五——二十』）。這不得啦。因此假如我們能够把全體工人——底勞動生產率僅僅擴大百分之十，這會給我們以多大益處，這該是何等的工業生產底增長啊！但是做到這一步要比建立個別的記錄難一些。作某種微小的發明或採用合理化建議——這是很重要的，然而這還不是一切並且不是最困難的。例如在旋床上用手工來旋螺絲釘，你可旋二十個，而在自動車床上却可旋五千。但這還不能決定問題。

斯達漢諾夫運動意味着工作方法之改善，意味着用實施各種革新的辦法使工作簡易化。這種革新不能够包括有廣泛的人，因為這裡多半取決於個別的人取決於他的個人才能，其腦子底創造性。但是應當贊助和發展他，特別是車間工程師和設計師，他們是責無旁貸的。

但斯達漢諾夫運動不應當遮蔽和降低普通工人底社會主義競賽底作用，這些普通人可以做出許多事情；決定生產成效的還是中等的、普通的人們。我率直地說，同志們，你們對於普通人是不注意的。你們應經常地注意如何把中等工人底勞動生產力提高到百分之十——這是件大事，為此需要進行日常的鼓動工作。應當把工程師，特別是黨員工程師底注意力吸引到這方面來，黨員工程師在我們的各大城市，如像莫斯科是不不少的。報刊上對斯達漢諾夫運動的介紹，應當按其本來模樣盡美盡善地介紹出來。合理化建議

應當宣傳和介紹，而主要的還是採用於生產中。然而不應以此而忽略了提高中等工人成績這一任務底重要性。中等工人能够在不改變技術過程的條件下擴大勞動生產率，他能够加強工作中的緊張性，速度、技巧。因此應當集中這種中等工人，特別是中年、老年生產工作者，很好地與他們交談關於擴大製造產品的問題。這樣一來，便會在工廠工作底總的結算中強有力地表現出來，而成效也會很大。

我着重地建議你們對於中等工人予以極大注意，提拔他們，在工廠牆報上介紹他們的工作。比如說，一個工人二年來一向只能完成百分之八十——九十的定額，而在戰時能完成百分之百——百分之一百零五。那便應當提拔他，向別人介紹他的工作。爲什麼呢？因爲類似這樣的人有成千上萬。你們把一個能够經常超過完成任務百分之三——百分之五的先進的中等工人、普通工人登到宣傳板上。在報紙上寫一篇介紹他的短文，登上他的像片。而這樣一來，同他並排站在車床旁邊的工人便會尋思：『怎麼，難道我還不如他嗎？我自己也可以多完成百分之三——百分之五的任務，那時我的像也可以登在報上』。

這樣一來，群眾性的競賽就掀起來了，因爲這是在大家都可以做到的基礎上進行的。這便會真正給生產以極大幫助。人們常常稱之爲斯達漢諾夫運動，實質上，這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競賽，社會主義突擊運動亦不能不運用，但應善於運用，同時我很希望你

們能够運用並發展它。看問題應從實際出發，我們不需要喧嚷，而是需要實際利益，這就是說要提高中等生產定額。

這裡大家提出關於在新工人中間進行工作的問題。這是一個很重要但很困難的工作。困難何在呢？

首先，當一個新工人——現時走入生產的主要的是婦女——初次走進企業時，馬上便使他眼花瞭亂，甚至有點駭怕工廠環境。及至在工廠裡作過半年工，他便開始喜歡工廠了。我自己還記得這種情景。工廠裡有紀律，而我們有些人，特別是青年人已經習慣於無管束的自由。應當幫助新來的工人們習慣於生產，習慣於工廠紀律和制度；而另一方面，應當進行解釋，以便使人們明白，雖然最初很困難，但往後就會發生感情，那時人便同工廠分不開了。應當盡一切辦法使工廠裡的新工人對自己的工作發生感情，盡快地掌握自己的業務並提高熟練程度。因此，我認為在生產技術上幫助新工人，以及黨和職工會組織注意吸引新工人，和使他們習慣於日常集體生活，應當成爲最重要的任務。了解人是很重要的，應當了解來到工廠的總人數，並依此配備自己的工作。

在我們的支配下，現在有異常富有說服力的論據，這便是戰爭。應當向來到工廠的青年們說明，他們來此不是爲了好玩，不是爲了熱鬧，而是來至戰鬥的最前線，幾乎和戰爭前線差不了許多。這是我們的最有力的論據之一。不僅是青年團應當幫助這批新的

青年工人，而且黨組織也應如此。

在現時的困難情況下，許多方面都全依賴新的工人幹部、婦女和青年。需要給新的工人灌輸紀律和對全體無產階級利益的認識。應當經常並靈活地在他們中間進行黨的群眾工作，但不應當只是強制他們，而應當使他們自己發生興趣並吸引他們參加社會活動。

我想要說的就是這一些。請允許我希望：我們的談話會給你們的工作以那怕是極小的幫助。

——摘自一九四四年國家政治出版局所出版的M. H. 加里寧所著「論黨的群眾工作」一書，第三頁——第十四頁。

## 二 前線鼓動工作底幾個問題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在西方戰線對空防禦部隊和

莫斯科衛戍部隊底鼓動工作者會議上演說詞底速記原稿提要

當着你提出在前線鼓動工作中什麼是主要的這一問題時，回答只能是一個：主要的。是在英勇、果敢和掌握軍事技術方面的以身作則，主要的是我們鼓動工作者、政治工作者和全體共產黨員底靈活的和奮不顧身的戰鬥作業。

我們的鼓動工作者、政治工作者 這是紅軍中的黨的面目。紅軍戰士在前線不能研究黨綱和布爾什維克黨的歷史。他們將從行動中、從實際工作中和從政治工作者、鼓動工作者底行為上來認識布爾什維克的傳統。通過這一條路才能使紅軍戰士群衆了解黨和認識黨。

在戰爭過程中，軍隊黨組織不斷地得到補充，不斷地壯大起來。而前線的形勢愈緊急，鬥爭愈強烈、愈殘酷，則湧入黨的隊伍中的紅軍指戰員也便愈多。我們的人民

也是每一個紅軍戰士，是人民的兒子，而整個紅軍群眾現時則是全體人民底最有生氣的部份；我們的人民在祖國千鈞一髮之際，在最緊張的鬥爭關頭，更加團結在黨底週圍、充實其行列——這一事實已經完全說明我們黨的巨大威望。

我黨在廣大人民群眾中的這一威望，是以數十年為人民利益的奮不顧身的、無限忠誠的犧牲奮鬥換取來的。黨底這一威望，是黨底創始人列寧、斯大林和其他黨的活動家建立與培植起來的。

在共產黨人執政之前加入黨，這便意味着走上困難的生活道路，要經歷各種不幸、驅逐、逮捕、牢獄、流放。但人們仍然挺而走險，因為共產主義思想鼓舞着他們，工人階級必勝的信心鼓舞着他們；因此，當着黨遭受犧牲時，這便更團結了它的隊伍，因為它的黨員確信自己的正義性，確信他們是做着對人民有益而且必須的事情。

不管沙皇制度如何狂暴，不管他怎樣與布爾什維克周旋，然而新的戰士不斷地從人民中、特別是從工人階級中湧現出來，加入共產黨的人們，為了思想、為了人民事業底勝利，不怕鬥爭底困難，不怕犧牲個人生命。在這個基礎上我們黨長成了、鍛鍊出來了、完備起來了，培養了大量忠心耿耿的戰士；從自己的隊伍中推選出英明的領袖，終於粉碎敵人、取得勝利。

二十多年來，我們的人民是生活在和平建設的環境中，人民已習慣於已得成績。怎



麼能不習慣呢，怎麼能不迷戀於這點呢！今天築成了新鐵路，明天修好了運河，後天建成了高樓大廈，——不過一個禮拜，人們雙手的勞動成果便表現出來了。你們自己也知道，一個人，當他看到由於他的工作而建立起富麗的宮殿並且親身參加了這一事業的時候，他是會怎麼樣神往。這幾年來，我們有一些人表現出平靜無事和安於現狀，那是很自然的。

可是在蘇維埃政權生存底第二十四年，我們又重新走入希特勒德國所強加於我們的戰爭。德寇想奴役我們的國家，撲滅蘇維埃政權，驅逐我們的人民。空前巨大的災難繫於我們祖國上空。擺在我們黨和國家面前的任務，是打垮敵人，拯救蘇維埃國家免於奴役，拯救蘇維埃政權免於覆滅。

打垮敵人——這是困難的任務。我們不可過分看輕德寇底力量，他們是有力量且有組織的。爲了能勝利，還需我們軍隊和人民付出許多犧牲。我們黨和我們的人民已經蒙受很大犧牲。在這一殘酷的鬥爭中，難道會有一個共產黨員說：『上帝會保佑我無災無難』嗎？我率直地說，如果你們知道有這樣想的共產黨員，那他就不是共產黨員，而是骯髒貨色，是怕死鬼，他加入黨是爲了利用執政黨這一優勢。

共產黨員無論何時都不會躲避與敵人作戰。他，當然，尋找戰術上的良好時機，他爭先佔領有利的戰術陣地。但當着戰爭一旦已經開始，共產黨員便打的最頑強、最勇

敢，一直搏鬥到最後關頭。

我們的黨——這是最富有戰鬥性的黨，它時刻教導我們去和人民底敵人作殊死鬥爭，它實地領導了這個鬥爭到社會主義制度底勝利，在戰火中成爲人民所唯一愛戴的黨。因此現時在殘酷鬥爭底最緊急關頭，戰士在出發衝鋒之前說：『我想以一個共產黨員的身份進入戰鬥』，這說明我們的戰士、全體蘇維埃人民看到我們黨是在保衛祖國鬥爭中的最富有戰鬥性、最勇敢的部隊。

共產黨底旗幟——這是大無畏的旗幟、是奮不顧身、無情鬥爭的旗幟，它不知動搖是什麼東西和毫不懷疑勝利。正因爲如此，共產黨人不會逃避鬥爭，而忠於布爾什維主義底傳統，堅決地、勇敢地進入戰鬥，——正是因爲如此，他們才能引導羣衆跟着自己走。

在爲人民事業、列寧、斯大林事業的鬥爭中之大無畏精神——這是共產黨員首要的品質。如果他走進黨裡，如果成爲黨的成員，那麼他就應當知道，他必須在殊死鬥爭底最有決定意義的地方，不疲倦地、頑強地、奮不顧身地、不惜自己的生命地爲勝利而戰鬥。我們並不玩忽生命。我們的每一條生命都很寶貴，但是一旦鬥爭開始，則爲了取得勝利而不顧惜一切，甚至不顧惜自己的生命。

黨、祖國、人民高於和重於一切。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九年所發的誓言『我準備好

今後把自己所有的力量、全付能力，如果必要時，則自己的全部鮮血貢獻給工人階級……底事業，以血抵血』，——這個誓言應成爲每個共產黨員、每個軍人底範例。並且人民、軍隊、紅軍群眾應當從軍人共產黨員身上首先看到我們黨底這些優點；在鬥爭中的大無畏精神、堅決果敢；即是說認識到思想高於一切，認識到我既然是共產黨員，則布爾什維主義思想、人民利益便高於我的生命。

爲了使得共產黨員所說的話富有威信、被人重視、深入戰士心坎、培育並燃燒起群眾底熱情，這是首要的一點。

但是共產黨員、尤其是指揮員和政治工作人員底大無畏精神及剛毅性，不應當成爲一種兒童式的熱情。對於他們所要求的，不僅僅是一個剛毅性。紅軍戰士群眾已慣於把政工人員看做這樣的鼓動工作者和領導者；即他們教導着紅軍戰士應當做什麼並如何做，他們以個人的模範行動在戰場上指出走向勝利的道路。

該有人發問：怎樣才能更好地進行鼓動呢？我很困難回答這樣的問題。鼓動工作者在戰場上機智而有力的話，假使能夠與戰鬥行動配合起來其意義是很大的。如果連長、連的鼓動工作者能够在實際行動中向大家表示出他們會巧妙地使用自己的全部武器，會藝術地、機智地給敵人以打擊，那麼，他們的每一句號召去戰鬥的話都會得到熱烈的響應。勝利的戰鬥作業——這是勝利鼓動底樞紐。你們永遠記住這一點。

有一個連鼓動工作者、砲兵連長在這裡說，他感到人們是如何喜歡聽他的話，他的鼓動是如何能打動人心。實際上，問題根本不是在於連長挑選了漂亮的辭句。不是由於他講的很好，戰士們之所以喜歡聽他的話，是因為他們看到砲兵連射擊的很好，把敵人打的很狠，因此也便喜歡連長。盡管他嚴格地懲罰犯錯誤的戰士，保持最嚴格的紀律，可是戰士們仍然會喜歡他。戰士們會說：『我們的首長很嚴厲，但是他多麼會射擊，多麼會打德寇啊！』。

如果這個砲兵連給敵人以強大的打擊，如果這個砲兵連長善於作戰，則戰士便會聽從他的每一句話，他在戰士面前便會成爲最有威望的人。假如你是個吊兒浪蕩的人，是個沒有用的人，那麼，即令你說的天花亂墜，即令你對戰士如何寬恕，然而你終不會享有威信。要知道紅軍戰士很了解，如果今天指揮員寬恕屬下，明天就會因爲這個寬恕而吃苦頭的。

這便是爲什麼我認爲軍人的幹練再配合上對我們鬥爭任務的明確了解——這對於鼓動工作者是主要的。例如，當着一個排長能夠把自己的排整頓的很有紀律，使它成爲格外堅強的排，當着他在事實上表現出他能够以少於敵人的損失，而給與敵人重大的打擊，那麼我敢擔保，只要他一開口，紅軍戰士便會異口同聲地說：『應當聽從排長，看他指揮的多好』。

因此，前線鼓動工作者底任務，係在於個人的英勇行動爲例子、以激烈的布爾什維克言辭、以勇敢的直截了當提問題的方法，而特別主要的，是用以身作則的戰鬥作業去教育人們。

有一些同志還不了解這一點，不論旁人說任何一件事情，首先便接着這種鼓動工作者所經常有的習慣去說服人們。事情甚至發展到如此程度，甚至在下達一項命令時都要伴以某種說服工作。這些人忘記了，最嚴格的鐵的紀律——這是基礎，是神聖軍隊之聖事業。鼓動工作應當是幫助鞏固這個紀律。鼓動工作者底生動的、布爾什維克言辭，在團結我們的戰鬥隊伍上起着不可估價的作用。但是如果把一切都歸於一個鼓動工作而把紀律、軍隊秩序、作戰命令置之一邊，那却是完全錯誤和大有害的。

軍隊底力量乃在於有最嚴格、最堅強的紀律。指揮員底命令、指令——這在任何條件下對於戰士都是法律，不容許有任何違反。不論是何人，如果他違反了我們的軍隊規則，破壞了紀律，他便應受最嚴厲的制裁。因此我們鼓動工作者之基本任務之一，便在於時時刻刻力求鞏固軍隊紀律，靈活地、堅毅地以執行軍人天職的自覺精神、以鐵的紀律去教育戰士。

應當使一個人從來到部隊的第一天起便了解到，從今之後，除了跟敵人鬥爭之外他再沒有別的生活目的，除了指揮員底命令之外，他再沒有第二個紀律。戰爭就是戰爭，

它不能容忍任何自由行動，如果誰要破壞了紀律，他便應受到嚴厲的制裁。

在自己的鼓動工作中，我們首先應力求做到使遵守紀律和那種不顧千難萬險、無論如何都力求全部、徹底完成指揮員底命令的精神成爲戰士底第二天性。

指揮員時刻應當感到自己是指揮員。部下永遠應當按照接待指揮員的規矩接待他，只有在他說了『稍息，我們來談一談』之後，才能開始同志式的談話。但如果他發出命令，却不去立即行事，而開始扯起亂談，那便不是鼓動工作而是亂彈琴，只有使人們渙散起來。紀律在任何時候、在任何地方都應當列於首要的計劃中。軍隊制度規章不論在何時何地都應當是不可動搖、不可破壞的。

很自然的，今後繼續提高我們戰士底堅忍性的問題，是鼓動工作者底注意中心。但如果以爲僅只靠言語便能培養出堅忍性，那便太幼稚了，不管言語多麼正確、多麼漂亮，這都是不可能的。堅忍性，首先是要在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和技术的那種積極戰鬥行動中來鍛鍊的。顯然，任何時候我們都不會忽略這一點，即堅忍性同時也是在對戰士的布爾什維克教育中來鍛鍊的。

我們黨的全部歷史道路，是與敵人進行最殘酷、最無情的鬥爭底過程。鬥爭，而且只是鬥爭養育了並鞏固了我們的黨。鬥爭，而且只是鬥爭鍛鍊了史無前例的布爾什維克堅忍性。沒有鬥爭，便沒有真正的堅忍性。不論我們如何鼓動，不論我們在鼓動堅忍性

方面表現出多麼大的天才，但如果人們一個月不看到敵人，不打仗，則那怕是把堅忍性說的天花亂墜，那對於人們仍然是空話。只有當戰士學會追擊和消滅敵人時，只有當人們經常經歷着危險時，只有那時的積極戰鬥行動，才能培育出高度的堅忍性。

在許多戰線上，現時都沒有特別大的事件。但是是否能夠想，在某某戰線上的安定，可以允許我們高枕無憂了呢？當然不能。安定並不就是說，挾着槍、閉着眼睛睡覺，至於警戒問題，那讓別的地方警戒去吧。這種安定只能引起腐化墮落。防禦應當是積極的。在防禦中應當時時刻刻疲憊敵人，不斷地打擊敵人。在防禦中，那怕在起初看來，是在多麼次要的地段上發生什麼敵情，任何時候都不能讓德寇有可趁之機，不能給敵人一寸土地。比方說，某處德寇對我們施行即令是很小的壓縮，也必須把敵人趕回去。

因此，同志們，如果你們要想提高戰士底堅忍性，你們就不應當饒恕德寇底任何一點無恥罪行。那時我們的堅忍性就會不斷增長起來，而敵人底堅忍性便會降低下去。沒有問題，戰鬥積極性是與犧牲相聯繫的。但是戰鬥是不可能沒有犧牲的，而勝利是不能够空手得來的。如果部隊需要粉碎德寇、奪取堡壘、懲治敵人並損傷敵人，——那便不管如何都應做到這一點。

我們有許多談論仇恨敵人。但僅僅談論是不够的。戰鬥，與敵人無情地戰鬥，這

才能啓發對敵人的仇恨。如果部隊與德寇搏鬥上十次，請相信我的良心，則紅軍戰士對德寇的仇恨將會達到足夠的程度。

鼓動工作者應當向身處前線的戰士直說了當地說：如果你整個一星期都沒有打死一個德寇，這證明你沒有好好地完成祖國所賦與你的職責，這證明你對於爭取勝利努力不。實際上人們提出問題：『如果你們什麼也不幹，那麼誰替你們幹呢？』應當使每個戰士都明白：如果對於驅逐德寇的事情他自己一點也不幹，那麼沒有誰替他幹。應當使每個戰士都明白，祖國的命運，鬥爭底結果，決定於他的武器、他的堅忍性和戰鬥積極性。

我黨執政以來，已經是二十五年多了。現在對於每一個人都很明白，成爲一個布爾什維克，這便是說在自己肩上擔負起最大的考驗重擔。爲列寧、斯大林思想所鼓舞的、爲我們事業、我們鬥爭底正義性和崇高性所鼓舞的軍隊中的布爾什維克、鼓動工作者應當挺起胸膛經歷一切戰時的不幸和考驗，和衆群一起，領導着群衆戰勝殘暴的德國法西斯強盜。

——摘自一九四三年軍事出版局所出版的瓦瓦·加里寧所著之『前線鼓動工作者之話』一書，第三  
第十四頁。



### 三 前線鼓動工作者底話

——一九四二年四月與前線鼓動工作者的談話速記原稿紀要——

每個鼓動工作者都企圖進行親切的談話。什麼叫做親切？據我所知道的，往往鼓動工作者去接近戰士時，都抱着預定的目的，即要和他們談心裡的話。單就鼓動工作者事先抱定這種目的這一點來說，便不會使談話成爲親切的。而如果是鼓動工作者走到戰士那裡喝一杯茶，和他說東道西，然後觸到了某一個使他們感興趣的問題，而在這個時候，談話便不會帶有免強性。

另外一個例子，如果一個人犯了過失，而你以父親般的口吻申斥他、訓戒他一頓，然後說：『好吧，關於這一點我誰也不告訴，但你要注意，如果你再犯過失，那我就不能掩飾了』，——這也是親切。當着一個人特地抱定目的去和戰士談親切的話，那幾乎是永遠不會成功的。

我所說的不帶免強性的談話，是指這一點而言，即人們毫無拘束地向你問長問短，

這樣他們便不會感到鼓動工作者是帶有一定目的來的。當然，鼓動工作者是有許多特定主題的專門任務的，這些任務也需要完成。但是在我們所說的這種不帶免強性的談話中，主題卻不會那樣自然地浮現出來。

應當盡量推動人們交換意見，啓發他們去爭論，以便你能以評判員的地位來判定究竟誰對。

不帶免強性，並不是說對談話不應加以引導。應當引導，但當你做這件事時，要使人們感覺到你是帶有一定任務來的。

但如果你們走近戰士說：『今天我來與你們談某某問題』，這是完全可以的。要知道不能夠把整個鼓動工作都放在一個不帶免強性的談話中。然而不論是談什麼問題，你們應當抓住一點：我們應當為打垮德寇而做一切可能的與不可能的事情。

談話的形式，決定於情況。如果聽衆很多，則談話可採取講演或大會的形式。如果你們走到戰壕裡，你們便可以進行問答式的談話。假使你們想使戰士對某一問題得到完整的印象，那你們可以僅限於這個題目並提示戰士說，你們和他們僅僅談這一個問題，其他問題容後再談。

我想提醒你們一點，即是鼓動工作者應切忌表現出自己比他週圍的群衆知道的要多。我有許多年的宣傳鼓動經驗，因此我知道，假使人們那怕是稍微發現出鼓動工作者

自高自大，覺得自己比別人聰明，那麼這個鼓動者便失敗了，再不會有人信仰他了。你們和紅軍戰士談話時，應當就像是和一切都懂得的人談話一樣。萬一有人說，某一點他不聽，則你們可以反問他：『你裝什麼像，難道你長的是白菜頭嗎？我看你什麼都懂的不比我差，只不過是要花腔罷了』。對待人民不能漫不經心。盡管別人可以這樣說戰士：『他是個傻子，什麼也不懂』，而你們却應當說：『我們知道這些傻子，你們再瞞一瞞，他可以成爲怎樣一個戰士。你們是已經在前線打過仗了，你們學會了，可是他也會成爲這樣的人』。假如你們要是這樣接近人們，則他們便會很尊敬地對待你們。

人們可以原諒你們許多事情，但自高自大這一點，是不會原諒的，最主要的是，他們便不會把你當爲是一個聰明人。例如你們知道某個戰士在前線很久了，但還沒有打死一個德寇。對於這件事，可以有各種各樣的對待法。有的鼓動工作者會責備他，有的會提醒他說，別的人已經打死好幾個了。要是我的話，那我便會這樣說：『要知道，不可能每一個紅軍戰士都能打死一個德寇；如果所有的人都能打死的話，那我們早就把全部德寇打垮了，但如果大家都能打死德寇，那總是較好一些。戰爭就是戰爭。德寇想消滅我們，而我們却想消滅他們。因此每一個戰士不論如何都應力求消滅敵人』。

鼓動工作者應當是實事求是的。不要向戰士描圖繪景，事實本來是什麼樣的，就告訴他們什麼樣，不要怕告訴他們困難，要知道你們的對象是成年的、懂事的人們。

在鼓動工作中，最困難的是學會：該怎樣說就怎樣說。最初看起來，似於以為這是一件奇事，要知道一個人從兩歲起便開始說話！事實上，這是一件大事，也是困難事。困難在什麼地方呢？

鼓動工作者應明確地表達自己的思想，以便使它所起的效果正如鼓動工作者所預期的一樣。同時你們還需簡短扼要地來闡述自己的思想，因為你們的時間很少。你的意思應當使人人明白、個個了解。所有這些都是很困難的。

語言應當向古典作家去學習。你們看看屠格涅夫。你們那裡能找到像他那樣對於書中英雄的外形那種描繪呢？就讓你們每個人來描寫一下即令是自己的老婆吧。你們能夠找到所需要的語言嗎？並不是每個人都能這樣做的，雖然他對自己最親近的人很了解。人們可以寫很普通的話，但對於鼓動工作者要求的要多一點：應當使他的描述更美麗一些。

對於鼓動工作者來說，語言便是一切。你們和戰士談論他們所熟悉的東西。因此，只有當你把這些事情談的很清楚很好聽，那才能引起他們的興趣。我不用『漂亮』這個字眼，因為我們有些人常常好咬文嚼字，以為這樣很好，事實上，很易成爲令人討厭的一套公式話。據我所知，有一些鼓動工作者一講就能講三個鐘頭，可是講完之後，聽衆底腦子裡除了一些叫喊聲之外一點印象也沒有，因為講演中毫無思想。站在你們面前的

是戰士，直樸的人，他們在戰鬥中走過了千萬公里路，看到過許多悲慘事件，因此一般的加上漂亮的言辭，對於他們，簡直像是把刀子放在脖頸上一樣的不舒服。他們需要鼓動工作者簡短明晰地說明一定的思想。而且好的思想，任何時候都不怕重復。沒有關係，例如假設有人向你們說：『你幹什麼盡來給我們講挖戰壕的事呢？』那你就這樣回答他：『在你們沒有學會挖戰壕之前，我一直要向你們講這個；如果你們的腦袋掉了的話，那我是很惋惜的』。

鼓動工作者應當是有才學的人。他應當多多地讀書，多加強自己。依我說，鼓動工作者應當把全部空閒時間用來讀書。閱讀我們古典作家底作品。閱讀列寧和斯大林底著作。學習斯大林式的鼓動工作。斯大林同志是很好的——一個鼓動工作者。他多麼會和人民談話啊！

不論任何時候都需要進行談話的準備工作，即令鼓動工作者受過很好的教育，博學多識、懂得軍事。要知道我們的知識總是有有限的，因此每次都應澈底準備，以便憑藉着自己的知識帶來最大限度的益處。因此我主張經常進行有題材的談話，因為這可給人們更多的知識和加強其紀律性。但如果你感到有題材的談話談的已經足夠了，那麼你就到戰士那裡喝一杯茶，並毫不帶勉强性地和他們談談心。

然而即令是進行隨便的談話，也應當有準備，因為在談話過程中他們可能向你提出

許多問題。不要避而不答，也不要繞過所提出的問題。但假設某一問題你不能作答，也不要駭怕。那你就率直地告訴他說：『我不知道，在書上查一查看；如果查到再告訴你們』。

有時人們問道：『在我們戰士中間，特別是年齡大的人中間，有信教的，他們帶十字架，禱告，而青年却取笑他們』。應當記住，我們對於信教的人誰也不加追究。我們認爲這是迷信，因而用宣傳教育來與他作鬥爭。因爲宗教還迷惑着許多階層的人民，有些人對宗教還信仰很深，那麼光靠嘲笑是不能與他做鬥爭的。當然，假如青年之中有人嘲笑，那還不算怎麼可怕；重要的是不要由嘲笑變爲污辱，這是不能允許的。

現時鼓動工作者應特別注意什麼問題呢？

最主要的是應當宣傳組織性。應當如何做呢？我們舉這樣一個簡單例子：到了吃午飯的時候了，可是行軍廚還沒有到，需要到什麼地方找它去。如果你們看到了這種情況，這便是你們進行關於組織性談話的現成題材。你們就討論，怎樣能使廚房經常在自己的崗位上以及如何做到這一點。在這種談話中能够好好地斥責那至今尚需與他進行鬥爭的散漫性，那是不壞的。假如我是個鼓動工作者，那我便以百分之九十的時間用來開展這個問題。

我們的主要缺點是寬恕。我們還往往不在意，還這樣想：『算了吧！得過且過』。

我們大家都知道：假如一個部隊佔領了陣地，則應以最大努力鞏固和堅守；而在進攻的時候，則應盡一切可能，使這調進攻得到勝利，並以最小的損失和犧牲來進行。而我們往往是敷衍了事，而在總結的時候得到惡果。寬恕應當堅決消除。

在戰爭初期，我們會有許多困難，因為沒有像所應當的那樣去組織戰鬥，而當時整個問題恰恰是在於需要組織戰鬥。一切軍事工作人員應當成爲巨大的組織工作者。從前許多指揮員會這樣想：戰鬥應當在指揮所來組織。要知道這是組織工作底最後階段。當着指揮員在戰鬥的時候站在指揮所，那他已經是享受了自己準備工作底成果了。

我認爲喚起戰士的謹慎感覺是很重要的。人們在戰鬥情況下坐在開濶地吃飯，那是很不像話的。如果在那裡落一個砲彈，那便要糟殃。人們會被打死，還要補充新的人，你們鼓動工作者需要與那些對於危險毫不在乎的人們做強烈的鬥爭。

你們還應當進行發揚軍事智謀和軍事技能。我所以選舉了『智謀』這個字眼，是因爲你們所接觸的對象是活動面比較有限的紅軍戰士。應當啓示戰士們說，他們應當對自己的行動深思熟慮，竭力盡好地完成一切，並盡可能欺騙敵人。比如說，特等射擊這一技術之所以可貴，是因爲它教會人們慣於去考慮自己的行動，從他們身上鍛鍊出獵手的本領。特等射手力圖打死敵人，而敵人也力圖打死他。因此特等射手應當渾身都是智謀；他應當會偽裝，要眼捷手快。需要使得不僅僅是特等射手具備這些品質，而且使我

們全體戰士都具備此種品質。

你們要注意培養戰士挖戰壕的習慣。我們的人有時力圖逃避這一工作，特別在進攻的時候。戰士們說：『挖戰壕幹什麼呢？再過半點鐘就用不着了。』而你們應當啓示他們說，這個工作不論在什麼時候都是需要的；即令戰壕用不着，那也算是在這個戰鬥中，所進行的很有用的一場訓練。

我還認爲你們應當給予傷員以極大的關懷。傷員需要溫暖的言辭和別人的同情，因此你們應表示出親切。好的態度，受傷的戰士是永遠不會忘記的並且會到處宣揚的。結果背地裡的議論便會遠揚四方。

你們應當教育紅軍戰士對犧牲者的景仰和尊敬。我們人民之中是怎樣對待死者呢？當着一個人死了之後，人們會圍在他身旁喋喋不休地哭訴。對犧牲者的尊敬是應當的，因此你們鼓動工作者應當整頓這個規矩。我會寫信給各個執行委員會主席，建議應當整頓一切兄弟的墳墓，並需把此一任務委託給少共團員去執行。你們在自己的部隊裡應當做到很好地埋葬死者，應使每個墳墓上都堆上土堆。當然，在軍隊前進的時候，不是經常可能做到這一點的，但是在第二梯隊裡也有鼓動工作者。你們要進行鼓動並做到使紅軍指戰員底埋葬盡可能進行的隆重。這對於教育人上，可發生很大影響，這可以教育人們去愛戴祖國底保衛者。



鼓動工作者任何時候都應成爲群眾底領導者，引導他們跟着自己走。鼓動者底作用在戰鬥時是特別重大的。有這樣的情形，即甚至很好的部隊，在受到巨大損傷時，都會對自己的力量喪失信心。在這種時機，鼓動工作者應當提起戰士們底士氣並求得戰爭進程底轉變。

鼓動工作者任何時候都應當估計情況，衡量一下，他自己應在那些人中間進行工作。你們是與戰士、有紀律的人們接觸，但是這些人們擔負着巨大的重擔。應當估計到這點，正如人們是有各種各樣的，諸如民族、長幼、性格所有這些，鼓動工作者均應估計到。

——摘自一九四四年國家政治出版局所出版的M. H. 加里寧所著『論黨的群眾工作』一書，第二十二——第二十七頁。

## 四 統一的戰鬪家庭

——一九四三年八月四日與查爾錄

非裔國民族戰士中工作的鼓動工作者的談話速記原稿紀要——

同志們！我以極大的欣慰歡迎紅軍鼓動工作者——幾乎是蘇聯所有民族參加偉大的衛國戰爭的代表。

這個戰爭是困難的、殘酷的。兩年多戰爭以來，許多家庭都蒙受了損失，但是我們沒有別的路，只有戰鬥。問題就是這樣擺着：或者是去給德寇擦皮靴、去做他們的奴隸、走向滅亡，或者是為自己的自由和獨立而奮鬥。

當德國法西斯開始進行這個戰爭的時候，他們沒有把我們當做人看而把我們叫做畜牲。以前他們就是這樣想。現在，在受到我們的打擊之後，法西斯蒂們才開始更多地明白蘇聯究竟是什麼。從前他們認為我們所有的戰士都是俄國人，而現在他們看到：戰士，同時是優秀戰士，這不僅是俄國人，而且有土爾克明人、卡查赫人、烏茲別克人、

阿捷爾拜疆人等等。過去德寇以爲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將會興高彩烈地歡迎他們並起而反對俄國人。至於其他民族，則德寇根本就沒有算在數裡。

戰爭證明，蘇聯——這是各民族底統一的、友誼的家庭，證明，世界上從未有過像我們這種團結性。當然，有可能碰到特別少的例外。個別的份子願意給德寇當村長或其他之類的什麼長，但是這些個別份子對於像我們這樣大的國家，他們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參加進紅軍裡的各民族戰士，奮不顧身的保衛自己的祖國，打仗打的很漂亮，表現出無限英勇果敢。而這一點我們的敵人是怎麼也沒有預料到的。

我們所有的人都在戰鬥。在沙皇制度時代，阿捷爾拜疆人和中亞細亞各民族：土爾克明人、烏茲別克人、卡查赫人、基爾吉茲人及其他民族的人是沒有作戰的，當局不把他們募入軍隊。沙皇政府不信任他們，不願意教給他們軍事。你們知道，如果要戰爭，一方面是要要求各民族有巨大犧牲，而另一方面它又要將武器給予英勇的人民。而掌握武器的人民便不會讓別人蹣自己的腳。因此，沙皇政府便不讓這些民族底代表到軍隊裡去，只有一小部份富農和貴族集團是例外，因為實質上，他們是沙皇政府底特務並奉行着沙皇政府底政策。

蘇維埃政府沒有必要這樣對待生長在我們國土上的各民族。我們這裡各民族都是一律平等的。因此蘇聯各民族，甚至那些從前認爲是很落後的民族，現在都參加戰爭。

關於格魯吉亞人、阿爾明尼亞人、達旦人，我就不必說了，因為他們在沙皇制度下便已參加過戰爭。

當然，要使各民族共和國和各省的人民習慣於戰爭、使用武器、過軍隊生活，這不是一件容易事。只有蘇維埃政權才能够達成這一任務。

我們常常稱自己爲國際主義者，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懂的這是說明着什麼。有一些人認爲，如果你稱自己爲國際主義者，那麼你就不把自己當爲俄國人、或者烏茲別克人、或者卡查赫人了。這是很愚蠢的。成爲一個國際主義者——這便是說要尊重每一個民族，事情就在這裡。我們的民族問題教員是斯大林同志，他已經指導了許多年民族政策。還在革命前他便是列寧在這個問題方面的顧問。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尊重任何一個民族。因此如果你能以尊重的態度對待一切民族，那你就是國際主義者，而如果你，比方說，是個俄國人，因而你認爲只有俄國的什麼都是好的，那你便是個唯俄國主義者，不是國際主義者，你是個毫無遠見的人，只看到自己的鼻子尖。斯大林的民族政策給了我們去號召我國一切民族參加衛國戰爭的可能，斯大林政策使我們一切民族都可變爲英雄，給我國一切天才人物開闢了道路。

事實上，如果一個蘇聯人，不管他出身何種民族，只要有天才，他便可以級級高昇。你們是知道的，現時在紅軍中有多少有良好訓練的各民族的軍官。現在他們是尉官

和青年校官，而過不多時，他們便會成爲將官、元帥。我們的昇進，不是以民族爲標誌，而是根據才能和剛勇。一個不聰明的人，不好的軍人是不會昇進的，如果一個人——戰士或軍官——有才智，很懂得自己的業務，不論他是出身何種民族，他便可以昇的很高。這個原則是我們的統帥部堅強地實現於生活中的。誰也不能够說，斯大林同志給予某一個民族以優先權。他是大家的父親，他是一視同仁地獎勵並懲處那凡是值得獎勵或懲處的人，並提拔任何民族底有天才的人物。

我還提及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非俄羅斯民族戰士研究俄文的問題。這件事是極爲必須的。在軍隊裡沒有俄文是行不通的。我們的軍事典範是用俄文寫成的，作戰命令是用俄文寫成的，口令是用俄文下達的。俄文是用來結合蘇聯各民族的。俄文是列寧的文字。我們的領袖斯大林同志是用這個文字向蘇維埃人民向紅軍講話的。

在初期，非俄羅斯民族的戰士對俄文的了解當然是很有限制的，甚至想事情都得用民族語言來想。因此，假如你們在向戰士講話時，爲了能打動他們的心，那你們就用民族語言來講，這樣你們的聽衆會更深刻地體會到你們所說的話。民族語言可深入戰士底心，它可把你們思想底最微細部份傳達給戰士。因此，對俄文的研究，並不減輕你們用民族語言對非俄羅斯民族戰士進行工作的責任。你們要研究俄文，但是深入戰士心坎的道路，特別是在初期，尙需建築在民族語言上。因此，我們的鼓動工作者也是由那些與戰

士出身同一民族的人們中間挑選出來的，這是很好的。

在戰爭過程中，我們所有的民族都長成起來了。例如你們說，烏茲別克人盤問你們關於他們家鄉的棉花問題。要知道現時，棉花對於烏茲別克並不是最主要的問題，棉花只是在烏茲別克共和國底農業經濟中才算主要的問題。現在烏茲別克有龐大的工業。在戰爭時期，遷來了許多工廠、製造廠，那裡開闢了煤礦，有新的水電站開始工作。因而現在關於烏茲別克你已經不能說，它只以葡萄和棉花馳名，不能。現在這已經是個有龐大工業的共和國。從前那裡差不多沒有工人階級，而現在烏茲別克已有數十萬工人了。

戰爭要求我們所有的民族都付出巨大犧牲，無論是物質的、無論是人員的。另一方面，我們所有的民族都鍛鍊出堅忍性，發展着公民的感覺，擴大着眼界，各民族都大大提高了。並且，可以說，登上了世界舞台。事實上，你們設想一下，當我們打敗德寇之後，你們將以什麼樣的姿態返回家中。你們將以新型的人出現在家中，依我說，將以揚名全球的人物、以直接參加創建世界歷史者的姿態出現在家中。

這裡發言的鼓動工作者說的很對，需要分別對待每一個民族，因為每一個民族的人過去和現在都是生活在各種各樣的條件下，這便在人民中間留下深刻的烙印。例如高加索和外高加索的人民以很尊敬的态度對待武器，因此在授與武器時的隆重氣氛對於他們有很大意義。烏茲別克人對於老年人很尊敬。民族的某種風俗、習慣，鼓動工作者在工

作中應當估計到。

然而，我想還有一般的對待我們各個民族的態度。你們知道，對於那打仗打的很好並能够分析時事的戰士，鼓動者沒有特別的話可說。而對於那打仗打的不好、怯懦的戰士——不管是格魯吉亞人，也不管是卡查赫人或是烏茲別克人——鼓動工作者完全可以直截了當地這樣向他說：「難道當所有其他民族都在和雄獅一樣地鬥爭的時候，你不願意我們參加戰爭嗎？難道我們能够站在戰爭底一邊嗎？難道你願意由於你一個人而使別人把我們整個民族都看爲怯懦的民族嗎？你想想，如果別人把我們的共和國看爲這樣一個國家；這個國家的人民不能打仗，不能作戰和保衛自己，難道這樣好看嗎？從此以後我們怎麼樣見別的民族，我們如何前進和發展自己的文化呢？難道在戰爭中就是一個人嗎？現在所有的人都在作戰，你不願打仗，想幹什麼呢？你願意讓別人把我們變成奴隸嗎？對不起，這我們可不允許。寧願死在戰場上，也不願帶着怕死鬼和出賣者的臭名回到家中。現在所以要進行戰爭，不是爲爭城奪地，不是因爲德寇攻佔某一邊疆城市而我們不願意給。現在要進行戰爭，是因爲德寇企圖變我們爲奴隸，並在我們的骨頭上建築自己的世界霸權。德寇從他們的佔領區驅使許多蘇聯人去爲德國做苦役。其中許多多人由於飢餓和擔負力不能及的繁重勞動而死亡。我們就是爲了反對這個而作戰。現在你不能說，戰爭在老遠的西方進行着，因而這與我們沒有關係」。

當你用民族語言向人解釋時，可以講的較自然些，因為他可以最大限度地了解到一切。烏茲別克人與烏茲別克人談話或是卡查赫人與卡查赫人談話，都會感到很自然。而如果戰士向你說：『你爲什麼這樣向我們講並且這樣來責備我們呢？』——那你便可以這樣回答：『我也是烏茲別克人（或者卡查赫人），我對自己民族的熱愛並不減於你，因此我才這樣說』。

每個人，俄國人亦然，都以自己的民族引以自豪，而且也不能不自豪；須知他是自己民族底兒子啊！這一個情況是很重要的，有很重大的意義，因此在鼓動工作中也應注意到這點。你們要從我們人民身上培養蘇維埃愛國主義、民族自尊心；向每個戰士介紹他們民族底英勇傳統、民間的英勇軼事、文化，介紹偉人——爲人民群眾之解放而鬥爭的軍事領袖、軍官、戰士。然而僅僅這一點還是不夠的。我們人民底民族自尊心和愛國主義，應體現於鬥爭事業中。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英雄。讓這種英雄更多地出現。現在進行着戰爭，而大家都知道，戰爭可以創造英雄。用你們的工作去培養英勇果敢的軍人，幫助從非俄羅斯民族中培養大批的紅軍班長，軍官幹部。

蘇聯各民族認爲——並且完全正當地認爲——俄國民族是自己的老大哥。關於俄國民族英勇的過去、其民族英雄和偉人，你們也應當很好地知道並將之講述給非俄羅斯民族底戰士。這可以更加加強俄國各民族相互之間的聯繫和鞏固他們之間的友誼。



各民族底友誼，不僅應當用過去的事實和事件來鞏固。在前線可以看到許多非常好的各民族戰士底戰鬥友愛的範例，你們宣傳這些例子使人人都知道。你們鼓動工作者在這方面可以做許多事情。

現時戰爭具有對於我們逐漸更爲有利的轉變。這是我們各民族戰士底功勞。所有我們的民族都在這一英雄事業中競賽般地跟敵人奮不顧身地、剛毅地進行鬥爭。

我們的紅軍——是一個統一的戰鬥的家庭，在這個家庭裡所有一切民族都是在強固的、不可破壞的友誼氣氛中生活着。而各民族底友誼，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說，是布爾什維克黨的民族政策所給予我們的東西之中最寶貴的一件。這種友誼是戰勝德國法西斯強盜的最可靠的保證。

——摘自一九四四年國家政治出版局所出版的M. 耳·加里寧所著『論黨的群衆工作』一書，第二十  
八——第三十二頁。

## 五 關於宣傳鼓動的幾句話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二日在「黨的建設」編輯部

所召集的莫斯科市黨組織底書記聯席會議上的講演——

同志們！我們聽了六個發言者底講話，我想，他們發了言就如同在座的全體黨組織書記發了言是一樣的。

我們的基層黨組織底特點是什麼呢？這便是它們底實際主義。你們已看到，所有發言的同志都實際地提出問題。這不是不好的特點。布爾什維主義任何時候都不放過實際的一方面。通曉事理——這是工作人員應有的品質，但同時我以為，如果支部書記僅僅限於一個實際方面還是不夠的，他們還必須做到普遍化，應當學會普遍化。

列舉事實，進行總結——這雖然是必要的工作，然而總歸才是工作底一部份。共產黨員與別人不同的地方，就在於他們是把實際問題底總和、把實際任務底總和普及開來，將其聯結為一個整體。例如，假使看看你們的實際，試一試略微引伸一下，我便覺

得你們把黨的工作、社會工作跟生產工作隔離開了。你們好像是認爲：一個人只要不是在小組裡工作，不在會議上發言、不做鼓動工作、不做社會工作，那他才能成爲一個偉大的生產工作者、忠實的共產黨員。

這種把社會工作與生產工作、國家工作分開的態度，我個人認爲（我着重說——個人）不完全符合於生產底任務和我們國家底性質。這種態度在舊時倒也許是更適合於共產黨員的。爲什麼呢？因爲在革命前生產工作是爲了給資本家填滿腰包而進行的，而我們的鼓動工作是完全放在反對資本家方面的，可是現在的生產工作，這已經是最重要的國家、社會任務之一，這是現時最重要的工作。

你們記住，當我舊時在普梯洛夫工廠作工時，我以此而加強了資本家。那時我們將生產工作與黨的工作截然分開是對的。那時，如果我超過完成生產標準，則同志們完全可以合法地向我說：『啊，你想多賺點錢，晚上還加班。』支持資本家，黨的會議你却不參加，把黨的工作放在一邊了。這是很自然的，然而只是在那時。而現在呢？我們來設想一下，假定有這麼一個人，他在生產中不幹事，總是推到明天，他要是組織一個小組，便使其他人也離開工作，學習上也盡量拖，而他就是這樣來做黨的工作。當然誰也不會把這樣的人看做共產黨員。這是很易理解的，因爲我們現在不是爲主人工作，而自己已成爲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主人。生產自身已成爲社會的、國家的生產。

因此，假如我是個支部書記，我便會認爲一個人之基本的黨的社會職責——便是他的生產工作。假使一個人的生產成績不良，而所有其他成績都不錯，我却說他不是個好共產黨員。

根據你們的發言，我覺得你們實際上實行着我的思想，但就是不敢講出來，好像是你們駭怕由於你們變爲經濟管理人員而受到譴責似的。根據這些發言，我覺得你們是有教養、有學識的人；但是你們之中沒有一個人說，他把在我們社會主義條件下及戰時條件下的生產工作看爲最重要的黨的工作，看爲是鞏固蘇維埃制度的工作。

爲什麼不深刻地按照原則性、按照黨性提問題，難道鞏固蘇維埃制度的工作、能够施予我們的敵人以巨大打擊的工作；使蘇維埃國家，換言之，使社會主義制度揚名全球的工作——難道這樣的工作不是共產主義工作，不是黨的工作嗎？須知有口頭宣傳，有事實宣傳。事實的宣傳鼓動會更有效。幾乎到處都說，事實的宣傳鼓動是最有效的宣傳。因此我們的生產成績便是事實宣傳。

我給你們舉這樣一個例子：現時在前線，要成爲一個候補黨員，什麼是最重要的呢？（有一在座者喊說：英雄主義）。

對的，英雄主義。良好的戰鬥行動。要知道這在表面看來並不是黨的工作。你們看到了吧，鬥爭中的英雄主義，奮不顧身的精神是在入黨時，用以評價一個人底品質的最

重要的一個因素。

現在我們可由此類推。如果你們承認前線的高度戰鬥行動，是布爾什維克黨的事業，是共產主義事業，那麼你們也會承認我們所生產的炮彈、大炮、機關槍也是這樣一種血肉相關的事業，是一種爲我們目的之直接鬥爭。生產方面——這是首要的基礎，依我說，這是現時神聖的黨的工作中，最神聖的工作。因此，當你們進行宣傳鼓動和教育人們時，應永遠記住這點。

你們從斯大林同志底報告中、從列寧底著作中可以知道，善於在每一個發展階段上掌握基本環節是多麼重要的事情。而在宣傳鼓動中、在黨性教育中，也應掌握這一基本環節。現時擺在蘇維埃人民面前的基本的、決定的任務是什麼呢？是與德國佔領者作鬥爭。因此，不論是你們在何處進行鼓動工作，不論你們進行何種工作，不論是什麼人談話，我們的宣傳和鼓動在目前經常要歸納向基本的一點，這便是使所有的人拿出全付力量來實現這一主要的全民任務——消滅德國強盜。

假如你在黨務辦公室對自己的鼓動工作進行準備工作，並在那裡吸取共產主義學識，那麼你便應選擇那些能够豐富你的知識的材料和歷史類比，以便使你易於向群眾談論和解釋我國的目前形勢和每個人在與法西斯主義鬥爭中的任務。須知現時在我們的生活中充滿着各種出色事件，因此每個鼓動工作者，從最小的到最大的，可以找到無數直接

有關於時事的明顯而生動的材料。

就拿昨天的報紙來說。上邊登載了我們政府經過塔斯社所發表的對波蘭問題的聲明。這便是最寶貴的材料。同時這個聲明寫的對於每一個人都如此清晰，闡述的如此明白。根據這個聲明可以進行最好的談話。你們把聽衆底注意力集中到我們屢次所談的一點——我們所進行的是正義的戰爭。在戰爭一開始，斯大林同志便在其第一次講演中會強調說，我們所進行的是自衛的、正義的戰爭。現在我們的軍隊所處的地位比戰爭以來的任何時候都要強；而德寇，在最近五年來，任何時候都沒有像現在所處的地位那樣壞。因此你們看，現時我們的政府是如何迎接波蘭、迎接波蘭人民。當然你們還可以同時追述蘇波關係底歷史，選擇和引證適當的歷史實際材料，這些材料你們可以在同一個黨務辦公室找得到。

在這種方法幫助下，人們可以學會馬克思主義地了解國際問題，能够逐漸爲自己日常黨的工作積累經驗。

什麼叫黨的工作？當然，在組織上我們可以分爲幾個部門並稱之爲：黨的工作、行政工作、經濟工作等等。這些部門之中的每一種工作都有自己的特點。

黨的工作與其他部門的工作有何不同特點呢？我認爲那種把黨的工作了解爲只是從事宣傳鼓動和狹義上的黨的教育工作的認識，是一種狹隘的了解。黨的工作，如果

可以這樣說的話，它把黨的精神和黨的態度貫徹在每一個工作中，甚至是技術性的和機械的工作。

例如一個旋盤工幹着簡單的機械工作。但對於我們來說，他能否完成任務，是有很大的關係的，比如他是否能在私人企業裡爲一定的報酬而幹活一樣地完成此項工作，是否把這個工作與對這個工作的社會重要性聯繫起來看；或者是使我們的旋盤工在幹某一項工作時能够理解到他同時又是做着偉大的國家事業、爲國防而工作，理解到他所做出來的東西是運到前線與敵人做鬥爭的；並且理解到，他的活作的愈好，則對德寇的鬥爭效率亦愈大。即是說他不把自己與總的政治任務分開來看，而是當做總的鬥爭任務中的一個組成環節，當爲總的國家措施底一個組成環節來看。

有鑒於此，我還想和你們弄清一個思想問題。我們的人們常常談論某一共產黨員說，這是一個黨性很強的人。但你們想一想：難道這個名詞僅僅適應於宣傳鼓動工作者嗎？爲了成爲一個黨性很強的人，不一定非做一個宣傳鼓動工作者不可，而且不是需要別的，正是需要在政治、社會生活、甚至在私生活方面的黨的品行。我們再拿那一個旋盤工作例子。假使他把自己的工作與整體相聯繫，如果他能將自己全付精力、力量、智慧投向工作，了解到他是以此來保衛蘇維埃國家；並因此能不計時間、不願困難、不願生產中的某些缺陷而以黨的態度對待自己的工作；那我可以說：這個同志是黨性很強的

人，因而他的生產工作也是存黨性的工作，因為他把工作與整體聯繫起來了。

我給你們引一個過去的例子，那時有這樣一些人加入了黨，這些人，當着給他們分配了簡單的技術工作，比如說，散發宣傳品或看守秘密集會場所，或者某種別的技术工作時，則他們——那些後來立即退出黨的人——不滿足於這種工作，他們想成爲鼓動者、宣傳者，即是說，他們本來是企圖做政治上顯頭露面的工作，而實際上却要他們做這種很不顯著的、平板的工作。然而要知道當時這些工作是黨的工作中必須的。

最後，讓同志們從黨史上回憶一下斯大林同志在巴庫組織地下印刷所的事實。你們以爲斯大林同志是用宣傳鼓動和寫號召的方法來組織此項事業的嗎？不是的，在專制獨裁和警察監視的條件下，這會是一項巨大的組織工作，同時又是技術性的和最平板的工作，因爲當時正是需要解決許多技術問題：諸如給印刷所找地址、找鉛字、搜羅現成材料等等。你們說，這是不是有黨性的工作？因此，你們可以看到，黨性或是有黨性的工作並不在於工作底形式，而是在於工作底使命如何。如果這個工作無補於工人階級事業，那它便是無益的非黨性的工作。

現在你們說：在我們蘇維埃國家內，那一個生產工作，特別是企業、集體農場、機關裡的工作，不在鞏固蘇維埃制度？你們已看得到，在政治工作中，黨性不是取決於工作之組織上的劃分（組織上的劃分完全是對的），而是取決於貫注於每一項社會工作、



生產工作、行政工作中的黨性。

當然，我並不想以此而降低研究馬列主義的必要性。因為這從本質上說，會使我們在實際工作中對每一項事業都具有黨的態度。

這裡有一個發言的同志說，他所作難的是因為他們工廠黨組織底人數太多，而不能分配所有的共產黨員以黨的社會工作。我認為這是個誤會。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一個加入黨的工程師——發明家，他向黨的支部請求社會工作，於是被分配去領導宣傳小組。之後又來了一個，也是個熟練的工程師，可是已經滋什麼小組可給他分配了，而黨組織也不知道給他一個什麼社會工作好。

要是我的話，那我不會那樣做，那我會這樣說：『你去組織一個發明小組，由你來做領導者。也許你在那裡什麼也發明不出來；可是，也許你能做出某些事情』。也許，你們之間會有些人不認為這是黨的工作，而我却正把它認為是黨的工作。要知道，如果是一個真正的發明家，則他會被一個總的思想支配着，他的全部思想都集中於一方面。那麼為什麼我要使他離開這一點呢？你們就給他以更適當的工作，讓他去組織小組，叫人們在那裡從事發明。我却認為這是黨的工作。另一個工程師，假如他是一個很好的鼓動者，那就讓他擔任宣傳鼓動工作，如果他不長於這一點，便應當給他選擇能夠發揮其特長的工作。

因此不必擔心工作少，而應當給以發揮其主動性的可能，只要稍微用一下腦筋，你們便可看到，爲了完成全部工作，人還嫌太少。

這裡大家談到培養共產黨員的問題。怎樣培養一個新近入黨的人底黨性。這是決定於你們，決定於你們所給的方向。

這裡有一個同志談到，如何在一個會議上斥責了那些不按期繳納黨費的青年共產黨員。這個問題好像純粹是實際問題。當然，可以簡單地指責他們，說他們不遵守紀律，不是好共產黨員等等。但這個問題也可以按照原則提出來。告訴人們說：『你們自己懂得，如果一兩個月不按时繳納黨費，這對黨並沒有實際意義，黨的財政項下並不會因此而感到困難。我們的黨現在不是一個貧窮的黨。因此我們和你們談論這個問題不是由於你們遲繳了黨費，我們便不能按時提出黨的結算。問題不在這裡。問題是在於，如果你們不按时繳納黨費，這便說明你們不想着黨，說明你們對黨的義務採取袖手旁觀的態度，對於像繳納黨費這樣一個簡單的、純組織性的問題，都是這樣對待，這說明他對於黨的印象並不深刻。要知道誰想着黨，則繳納黨費對於他是很樂意的事，因爲他像是以此而與黨取得物質聯繫，像是與黨有一種關係』。

你們看到了吧，同志們，我和你們都是同樣地對待這一個問題，同樣地思想，但我想給你們指出如何能使一個簡單的行動政策化。如果是這樣來對待一件事情的話，則翻

於繳納黨費的一個簡單問題即變爲政策。

要是在會議上持這種態度，可能馬上便會有人引證許多例子，也許甚至反對說，這不是那麼重要的事，既然可以爲黨而死，而忘記繳納黨費並不算什麼大事等等。因而你們也會轉向原則的討論。

你們看到了吧，當我們按照純粹實際路線來處理同一問題時，我們僅僅用事實來說明，則效果很少，如果你把他引伸開，給以政治上的估價，這便可起教育的作用。

我發現，你們把對青年共產黨員所進行的黨的工作、培育共產黨員的工作，就看作是個學習問題。進行學習，當然不壞。我並不反對學習。應當學習。但培育和教育——嚴格地從字意上說來並不是一回事。

可能，一個人能背熟黨綱，知道黨章，形式上做到一切，但總還不是一個共產黨員。他是一個機械人，不是一個共產黨員。你們聽到過嗎，有時人們議論某一個人說，這是個機械人（喊聲：木頭人）。不，這是另一個意思了。木頭人……這是罵人的話，而機械人……這是一種性子很耿直、不會靈活思想的、不會受感動的、不懂得和覺不出幽默、諷刺的人。人們把這樣的人叫做真正的人。

培育要比教育困難的多，要知道一個培育者對於被培育者，不僅是給以一定知識，而且，主要的是以自己對日常事物的態度來薰染他們。

這裡波德洛瓦同志講到一個女工底生活很困難，她們幫助了她，這便馬上提起了她的情緒。我應當說，這不僅是個不言而喻的很好的黨性表現。這裡可貴的，不僅是她們幫助了受難者這一點。而且這就是對共產黨員的培育，這是具體的培育。你們正應當在這些例子上對共產黨員進行培育。

對於不端正的行爲也應當進行培育，把這種行爲提到原則高度進行討論。比如說，一個人工作的不好。那時便應指出說，這個不好的工作會引起一切人的反應。對於人的培育也應當如同建築在政治問題上一般，建築在這種具體的事實上，建築在日常生活問題上。

我給你們舉一個例子。比如說，我是一個黨組織底書記。來到我這裡的有許多人，其中有這樣的人，他們背後議論某人工作好，某人工作不好，而自己也有這些毛病。要知道是有這種人的。那我就以這樣的人作例子進行討論——這便是培育工作。

我應當率直地說，培育工作是最困難的工作之一，因為這與你們的個人行爲也有關聯。例如假使你要宣佈戒酒，而自己還喝，那是行不通的。假使你號召遵守紀律，而自己却經常違犯紀律，顯然，這樣的號召效力不會大。

培育——這是最困難的教育任務之一。教育人們學會政治、懂得黨綱、黨章——這是另外一回事，因為這只是傳授一定的知識。當然，在教育和培育之間找不出嚴格的區

別來，因為學習也是對人的培育。但主要的是你們不要忽視一點，即對於黨員的培育工作，應在不知不覺中隨時隨地進行，往往這個工作建築在小事情上，而有時又建築在嚴重的大事和大問題上。

這裡有人談到進行讀報。如果只是讀，而不根據報紙進行討論——這是很不夠的。這裡可能發生這樣的現象，即一個人只要他自己來得及讀報，他便不聽你，另一個人，雖然還沒有讀，但僅僅是讀，還不能滿足他。如果你們要分析或討論所讀過的，那時便很自然地，每個人都會感到興趣。你們去爭論。為什麼不可以爭論呢？你們是過分的實際主義者。駭怕發生錯誤。如果說錯了可怎麼辦！我們對人並不因錯誤而處罰，可能因為錯誤而責備你們，也許會在報上登載一下便完事。我們所處罰的是那些袒護自己錯誤、堅持自己錯誤、離開黨底路線的人們。如果一個人很忠實於蘇維埃政權，忠實於自己底黨，假定他在自己底發言中說出某一不完全正確的論斷，當然別人會給他指出來，但也不過如此而已。

你們以為僅僅用黨章和黨綱便可灌注人以黨性嗎？當然，怎麼能不使一個加入黨的人懂得黨章呢？黨章會給我們以共產黨員之品行底規則，模範的品行規則。但如果成天盡以此做為與共產黨員的談話題材，未免太枯燥了。這裡不能形式地對待問題。

應當善於在學習中分別地對待各種人。比如說，一個六十歲的人，你却要求他完全

了解黨綱和黨章。他是一個很好的生產工作者，誠實的工人，忠實於蘇維埃政權的人並且是個不壞的共產黨員。很明顯的，對於這樣的黨員，在這個問題上的要求應當較低一些。

比如我們建立小組，研究馬克思主義，而對於俄國歷史却很少研究，好像這不是黨的事情，不對的，完全不對。聚精會神地、熱心地研究俄國歷史，如果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來講授俄國歷史並對於過去發生過的每一個歷史現象都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進行討論，則人們便會很熱烈地參加小組並能學得許多東西。這是黨的工作。

程度較高的人可以從事對哲學史的研究。一般地說來，每一群愛好某一科目的人，比如說，愛好文藝者、愛好某一時期之世界史者，或者對研究某一社會問題甚至技術問題感興趣的人們都可以建立小組，在那裡研究其所愛好的科目。而這些小組底黨性，便在於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方法去對待所研究的問題。那裡人們也可以進行哲理的研究。

如果一個人不去進行稍許的哲理研究，那還算什麼真正的共產黨員。我們要向前看的很遠，要看到遠大的前途。因此我覺得，你們都成爲過分的實際主義者了；總是只看到鼻子底下的事，生怕絆倒。

馬克思主義——這不僅是對於認識社會現象的唯一正確的方法，而且是認識自然現

象的唯一正確方法。因此，任何一個引導去認識宇宙現象的工作，如果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去進行，便會加強我們的布爾什維克黨性。這個工作是無止境的。只是需要使人們更廣闊地來看世界，使人們懂得自己的實際並將其普及化。

——摘自一九四四年國家政治出版局所出版之M. H. 加里寧所著『論黨的群衆工作』一書，第三十三——第四十二頁。

## 論 政 治 鼓 動

---

著 者 加 里 寧  
譯 者 舒 林

出 版 者 大 連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大 連 天 津 街 一 七 八 號

印 刷 者 大 連 新 華 書 店 印 刷 廠

1949.8. 初 版 0001—5000

---

支 店 旅 順 毛 澤 東 路 菜 市 街 三 六 號  
金 縣 城 區 斯 大 林 路 二 〇 一 號

---

連。Bc字00229



BL

51.24